

蒲州府志

第五冊

蒲州府志卷之十

人物上

漢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絲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



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

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命渭城立其祠

前世諸史有稱人而但舉其郡者有舉其郡而兼及其縣者如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此兼郡縣言之者也若胡建則唯以郡言之者也漢地理志河東郡聞喜平陽皆在其後而先列蒲阪大

陽則知諸傳但言河東者大抵蓋皆爲蒲阪人也州舊志首引暴勝之平陽志山西通志因之夫漢書無勝之傳特附見雋不疑傳中史亦未曾言勝之爲河東人且漢無河中之名而強以河中人書之豈爲允乎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都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

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繇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  
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  
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  
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爲雁  
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  
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舊州志有義縱而無郅都都縱雖並皆酷吏然  
都有敢諫面折公廉奉職之節致匈奴亦聞其  
名而畏之以云人物宜哉豈縱惟事殘賊者得  
比乎故削不錄大陽本今平陸縣地理書或云  
漢大陽兼有虞鄉故因舊志附都於人物

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  
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

之而著至機論辭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  
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  
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  
七十餘薦接與原曰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  
肆明日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  
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舉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  
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  
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  
經世之徽猷也不患懸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

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  
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  
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  
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  
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  
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  
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  
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  
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

摯虞卞元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  
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  
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可救乎非榮斯  
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  
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  
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待中嵇紹爲  
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敗則死之謀人之  
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  
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六

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  
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同風莫敢不肅矣朝  
廷從之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英關東乖異以接  
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  
諸侯討顥尚書令王湛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  
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  
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  
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  
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遺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  
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  
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  
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  
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  
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  
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  
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  
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

列女後傳云

漢京兆尹王尊涿郡人晉書稱接爲其十世孫  
而云猗氏人豈尊後世遷來於此乎

北魏

薛謹汾陰人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渡江位府  
記室參軍後歸魏授河東太守爵汾陰侯始光三  
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擒其東平公乙兜  
尅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  
爲太守神麤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



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竝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諡曰元

薛允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八

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允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諡曰敬薛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凜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

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婚宦恒不免杖罰對之  
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  
佐郎於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  
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  
遷治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  
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  
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  
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  
蒲州府志

卷之十一

人物上

九

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  
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  
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  
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  
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  
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  
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  
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  
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

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從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諡曰簡懿侯東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薛孝通字士達聰于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

修義等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除員外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關右表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賜爵汾陰侯定冊立節閔帝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詔

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與孝通尋遷中書郎  
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宴奏絃管因  
使賦詩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卿  
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孝通卽以忠  
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時孝通內典機密外  
參朝政汲引人物知名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  
性傲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謂之  
曰吾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  
裴傲也齊神武起兵節閔謀鎮邊關右問誰可任

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  
人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  
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  
右丞齊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  
器重與周文帝結爲兄弟孝武帝初齊神武徵岳  
爲冀州刺史岳欲單馬入朝孝通曰高王以數千  
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  
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  
野胡也拔吒延慶之徒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

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  
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  
之又失人望留之心腹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  
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今吐萬仁雖  
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先須平殄安置內外何能  
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  
輔禮義之人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州以爲  
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  
建水乃欲束手受制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

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受徵太昌元年  
因使入朝被留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  
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孝武西遷徵  
赴晉陽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齊神武  
讓劔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會與諸人同詣晉祠皆  
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興和二年卒於鄴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曾祖宏敞避地襄陽澄躬  
耕以養祖母暇則覽文籍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  
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也常鬱鬱不得志

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勸令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從叔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抄將略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齊神武起兵澄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召爲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

尉及悅害賀拔岳澄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人虜何慶之有尋而周文平悅引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封夏陽縣男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爲之頌又爲仙人水芝二歌器頌大統初周文令與盧辯檀翥等參守儀制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後坐事沒子舒嗣

樊遜字孝謙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遜少好學兄仲以造氈爲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勵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裴監擢爲主簿薦之於右僕射崔暹爲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遜徙居陳留梁州重舉遜爲秀才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

一清河王岳率衆南討以遜從軍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報書修盟於江上詔令校定羣書遜議請牒借本參校殆無遺闕楊愔嘗使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若訪門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遜陳時宜十四條切於政要保定中以訓導有方遷遂伯中大夫詔魯公斌畢公賢等同受業焉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秩滿拜皇太子諫議進爵崇業郡公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仍賜安車衣服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

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少有志操父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參軍賜爵平陰男棄官歸鄉里周文帝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降東魏東魏遷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據楊氏壁端先在壁中修義令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族及家僮等潛逸修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并力固守貴等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



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竝  
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東遁  
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  
文帝遣南汾州刺史周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赴  
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宏農戰  
沙苑竝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  
部郎中端性強直不避權貴故賜名端自居選曹  
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  
每啟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

文帝深然之大統十六年東討李弼爲別道元帥  
妙簡英寮文帝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  
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魏主  
廢有勸文帝踐極者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  
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  
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  
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雅有人倫鑒  
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侯周受禪再遷戶部中

大夫進爵公孝閔之廢端頗具同異晉公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蔡州父老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誠薄葬勿受府州贈遺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交城郡公諡曰質

山西通志所載諸薛凡見名北史者皆列之亦不知其無足盡紀也又載薛世雄蒲州舊志亦然夫世雄本燉煌人徙居咸陽與河東之薛正不涉耳唐書薛萬徹傳語甚明今不雜入也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六

隋

薛胄字紹元汾陰人端子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以意辯訓注諸儒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交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初三遷爲兗州刺史繫囚數百旬日盡剖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部人徐俱羅先任海陵郡守道力亦嘗代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竟遣收道力懼而

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兗州  
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  
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百姓賴之  
號爲薛公豐兗渠嘗撰封禪圖及儀上之上謙讓  
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  
持法寬平名稱職遷刑部尚書雪左僕射高潁罪  
正議其獄忤旨械繫出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  
王諒遣將綦良逼磁州良又引兵攻胄胄婉辭却  
之良釋去坐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九

理胄者百餘人配防嶺南卒子筠獻並知名

張文詡河東人父瑒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  
書數千卷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通  
習羣經特精三禮每好鄭康成注解諸儒異說亦  
皆詳究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門生多  
請質疑滯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治書侍御史皇甫  
誕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邀文詡每牽馬步進  
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與語大悅勸令  
從官固辭仁壽末策杖歸灌園爲業州郡類舉皆

不應事母以孝聞嘗有人夜灼其麥見而避之  
棄麥謝文詡慰諭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  
乃向鄉人說之鄰家築牆心有未直因毀舊堵以  
應之醫腰疾不效而體被傷因爲隱曰吾昨風眩  
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州縣將加賑恤輒辭  
不受嘗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  
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  
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三

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

左氏傳作國僑贊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

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

射楊遵彥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

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

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

成作相名爲記室後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

侍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

友善復直中書省尋拜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

時漸見親用具陳備周之策及周平齊引爲御史  
隋初坐事除名河間王宏北征召典軍書還除內  
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因奏曰今光膺寶  
祚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  
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勿以言辭相  
折也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  
文翰師臨江高潁夜坐幕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  
東不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  
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  
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  
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  
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  
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  
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  
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  
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  
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  
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

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煩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有言其黨蘇威者配防嶺表晉王廣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授

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高祖每日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藉甚無競一時仁壽中出檢校襄州總管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初轉潘州刺史歲餘表求致仕上謂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既至上高祖頌上顧蘇威曰此魚藻之

義也乃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  
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久行有奏者勸之被  
害時年七十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趙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  
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父艱哀毀  
骨立時稱其孝累轉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  
引爲錄事參軍尋歷大夫從擊叛蠻以功拜儀同  
賜物千段隋初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  
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轉刑部侍郎治梁士  
蒲州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三

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  
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時議重治盜法綽  
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  
大信其可失乎納之遷大理少卿蕭摩訶子世略  
作亂摩訶當從坐上赦之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  
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  
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  
亶以衣緋禪議辟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執綽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直至朝堂上使人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乃釋直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議辟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拜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即呼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

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仁壽中卒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阪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大業初遷潁川郡贊務五年朝東都司隸大夫薛道衡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在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竇



客放縱以法繩之八年朝於涿郡上將擢太守輒  
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  
無餘財歲餘終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號廉平太  
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受死  
良久威意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  
孝意侍御史父憂去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  
時以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菜食齋居朝夕哀  
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葉毀骨立見者哀之孝

意泄官清節彌厲發奸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  
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前郡丞楊長仁雁門  
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  
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而孤城無援誓以必  
死每旦夕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糧盡爲  
校尉張世倫所殺

